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香

楊氏



領

海

焚

餘

三

齋

嶺海焚餘卷上

隆武乙酉十月止丙戌八月

仁和金堡道憲父著

中興大計疏

爲倡義以靖微忠迎駕以襄大計敬進危言仰祈聖斷速定
親征之期并列分道出師之勢以佐中興事臣草土餘生遭
犬羊浮食誓死不屈與原任都督同知姚志卓等起兵餘杭
復城擒僞志卓日夜抗戰孤軍無援潛師富陽合鎮臣方國
安連兵再進臣幾死虜手棄家入越會諸義師鎮臣鄭遵謙
等文臣章正宸等卽共事義興以圖恢剿魯藩錄臣微勞加
臣職方正郎不受臣竊惟今日大建義旗具任君臣之義華
夷之防屬有秉彝孰無憤厲至臣鮮民抱痛禮不言兵而咫

尺松楸爲腥羶盤踞欲終廬墓其路無由則舍沙場片地無臣灑血橫屍之所若欲借此苟且利祿卽與夤緣起復之鄙夫何以異乎臣聞之爲祖宗報讐者天子之事爲君父報讐者臣子之事臣復讀陛下登極親征之詔叩頭流血謂陛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京迺瞻跼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卽砥礪者亦解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而徽州告陷若虜從漳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旣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而決耳曰陛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

可以保江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聞永勝伯鄭彩已出江右肅虜伯黃斌卿已出天台總兵黃賡已守衢州無庸再計則恢復徽州宜命定虜侯鄭鴻達任之精兵疾趨勢如隕籜卽窺寧國不宜刻緩靖夷侯方國安防守嚴州以至富陽恢復杭州一以委之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卓勇而知義有眾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鎰殺妻子而興師戰虜三捷威名頗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義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卽杭州之虜直遊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

呼而應亦足連衡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陛下躬擐甲冑祇謁孝陵自此日夕瞻薪義不旋踵而剋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陛下者不過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餉未足不敢以至尊爲孤注而已漢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強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可恃藉令陛下不階尺土豈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契丹入犯非有積怨深仇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陛下親高帝之孫九州版籍爲虜所覬覦萬姓衣冠爲虜所役使二京陵寢爲虜所侵陵一身託於閩粵勢危而時迫方當自以其躬爲孤注激發忠臣義士之氣奮迅出關四方響應何地非餉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失大

信于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羣倫者臣恐狡虜有以
窺陛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至若義師
諸將體均而權不一宜得才望大臣以督之副都御史黃鳴
俊久任兩浙威惠素著請以節制諸軍不特豪傑歸心卽僞
撫張存仁等所募營兵漕卒皆熟其信令可使一時反正原
守銀山都督僉事鄭天鴻知深勇沈特身廉與士信并令夾
輔鳴俊假以便宜此復浙任人之當務臣不獨爲維桑請命
也伏乞聖鑒施行

爲鄭遵謙訟功疏

爲詳述首義之功兼破羣邪之說以存萬世公論事臣監軍
江上與總兵鄭遵謙同心共濟上報國家遵謙獨保江東功

在社稷其一時奮發五月勤勞小則宜推重於一時大則宜垂信於後世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自六月虜入杭州八府震恐紹興通郡狂狂汲汲籍吏民封府庫齎降表牽牛擔酒而朝貝酋者如市髡髮之令風行旦夕惠藩甘赴會城士民挽之不聽魯藩遠居台郡狡虜索之甚嚴而朱大典方國安且私鬪于金華誰敢奮舉義旗爲中朝吐氣者遵謙率諸同仇密謀迅起首斬彭萬里繼斬張懋并縛官撫渙禡旗於演武場萬人踴躍列陣江干先是左營兵脫巾索糧道臣於穎諭之曰杭州羅木營兵已散今事勢不同何糧可給汝曹且休矣維時弱者欲歸强者欲譟遵謙密遣腹心招其頭目令無散失甲仗以需後用遂以典屋之價五百金給之不足毀盃

畢簪珥以繼之故士卒歸心聞風咸集用能發兵扼江力拒
虜師十日之後而王之仁至一月之後而方國安至然後晝
汎夜防始列戍於長山繼札營於小疊當海寧之渡兩潮可
通距喬司之衝片帆卽至越江而戰扼險而巡斯亦先事之
密當事之決與後事之勤足以動鬼神而照耀今古矣嚮使
江東無遵謙則魯藩必受脅台郡必被兵朱方兩軍之戰虜
得收漁人之功孫熊一邑之師虜得操壓卵之勢由嚴州而
抵街口已扼新安之後門窺衢界以撼僊霞復搖八閩之前
檻又安得從容指畫光啟中興哉由斯以談遵謙固今日之
首功也夫建非常之事不避怨勞挾不羈之才必多疑謗彼
鄙夫忘君守財斲力叛紳拜虜蒙面喪心自宜稍加徵發以

佐軍興而修怨者遂欲彎弓而射之反言黑白倒執短長如
朱守紀之流良亦悖矣遵謙使納印之吏襲冠帶而號忠臣
獻籍之民奉髮膚而稱孝子今且抵掌冒名覲顏竊位當虜
燄方張義旗未舉之時謂悉何在且使義旗未舉虜燄遂張
則守紀不過披髮左衽犬羊之編戶耳遺體不全家業不保
妻子不自有又安能虛捏舊銜希圖新授挾持浮說上瀆宸
聰乎且與義兵爲仇必與叛臣爲黨彼欲去頗牧以敗趙殺
光羨以亡齊爲此講張離我雄俊非奸人所生唆卽狡虜之
間諜所當拘之司敗明正典刑以昭陛下厚念功臣之意者
也抑臣更有請焉遵謙千里拜疏昨奉明旨止稱倡義興師
似尙掩其保疆之績兼及聯翩仗義又復煩覈實之文在遵

謙忘身殉國諸臣戮力一心原爲忠義不事功名豈有虛誣
妄干恩澤何可令督輔之往返咨移遂淹數月又加以部司
之看詳題覆動輒經時徒傷壯士之心不張敵愾之氣所望
陛下敕部竟行敘用至于贊畫舉人葉汝菹協謀戰守恭迎
聖駕備歷勤勞並望立爲優擢者也且誘來本於錄往卹死
所以勸生使肝腦塗地猶無所託以慰忠魂則矢石交身復
何所爲而趨實禍則陣亡文武諸臣并望陛下敕部從優卹
贈者也臣又聞遵謙前蒙陛下遣臺臣王景亮親齎手敕錫
以殊榮同事諸臣皆加優擢是樸忠未達之先天語極其優
渥而率屬朝宗之後恩禮反覺尋常更望陛下欽定爵銜賜
之將印庶臣得馳急足而至江干奉皇仁以激厲將士謂聖

天子寵異忠勤一至于此有不捐頂踵以報洪慈乎伏乞陛下以臣此疏頒之史館俾爲遵謙倡義存一實錄無使爲宵小所顛倒於以鼓舞才良垂光竹帛必無忘裹革之報伏候聖鑒施行

論停刑疏

臣伏見陛下殺逃官一貪官二特頒聖諭嚴於雷霆而輒中止臣以爲陛下此舉殺與不殺兩失之矣陛下欲殺人當與大臣議可否其難其慎定而後行一成而不可變今令出於獨斷議屈於羣撓不可殺而欲殺之是陛下輕人命也當殺而不得殺是陛下失主權也陛下一舉事而始不慎終不信一之已甚而又至再使四方觀聽妄有揣摩陛下用刑如此

何以用兵立法如此何以立禮願深維往失益砦將來言而
不行寧不言臣遠臣蒙陛下獎其敢言不敢不言以負陛下
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辭禮科給事中疏

爲明主有如天之度微臣有匪石之心懇辭科銜仍赴軍前
以畢初志事頃臣席藁具疏辭泉州知府之命激切之際語
不擇音伏蒙聖慈不加顯戮旋接邸鈔以臣停刑一奏破格
擢臣禮科給事中臣搥心雨泣陛下至虛至明之衷何人不
可用何事不可爲臣雖肝腦塗地何以仰酬特達之遇然臣
聞之不奪人之親者明主之仁也不奪人之志者亦仁主之
明也臣竊自維人臣之義與人子之心就監軍而辭郡牧益

欲舍安土而履危疆非敢薄外官而希清秩臣六年進士五月知州三載林泉甫期苦由匍匐得再見漢官威儀服闋之後赴部補官不過一知州耳考滿給繇循資內轉不過一員外郎耳昨蒙欽改京銜於臣本來已爲速化今驟居封駁之司以禮名官卽當以禮自守奪情而爲知府與奪情而爲禮科賢不肖之相去其能以寸乎且使天下之人謂臣薄知府而不爲慕禮科而遽拜仍居禁近不履疆場口舌得官矯情釣利是清晝攫金而笑投金於暮夜者也伏乞陛下收回成命臣仍遵前旨爲忠義營監軍必不得已願受職方副郎之銜以昭陛下能受直言破格用人之美於臣足矣且陛下改臣爲知府與改臣爲禮科皆非初命臣規陛下以信臣不敢

自失其信臣事陛下以禮願陛下亦用臣以禮謹瀝樸誠仰
祈俞允

獎忠討逆疏

爲獎忠討逆以申大法事臣伏見北天之墮四海碎心安皇
定位倣唐宋以六等定罪而奸臣竊柄政以賄成顛倒輕重
徒修門戶之怨於是宵人踊搯謂節義可以不立叛逆可以不恥寇讐可以不雪法紀可以不設浸淫喪心而以天子爲
奇貨與犬羊爲市此皆受朝廷之厚恩高冠長劔者也使江
左復沈瓦解土崩由於國是不定今陛下赫然欲興高皇帝
之鴻業則忠逆之分數賞罰之權衡宜別有振作不在遣將
出師之後臣愚謂獎忠義者先賤而後貴討叛逆者先貴而

後賤此激發摩厲之權不可易也臣所見山陰儒童周卜年未登鬢序身任綱常虜令旣下之日慷慨賦詩投於東海三日之後乘潮而歸衣袞不改面貌如故當特祠表揚以答其精爽而後及於生員王毓蕃潘集推而上之同知王道焜參議馬鳴霆沈胤芳外臣也行人陸培小臣也巡撫祈彪佳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尙書徐石麟自有應得卹典矣夫受恩深重之死靡他有心者自知引決若偷生可以無罪而能殺身成仁非有殊褒不足發忠義之氣臣嘗語人曰吾輩不能力衛封疆而使鄭遵謙倡義周卜年等死節自當巾幗而葬此非私言也若杭州之陷則有錢塘縣知縣顧咸建從容就刃臨安縣知縣唐自彩舉義謀洩爲虜所支解徽州之陷推